

简朴生活丛书



街灯底下

王安忆

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简朴生活丛书

街灯底下

王安忆 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街灯底下 / 王安忆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
2005.5

(简朴生活丛书)

ISBN 7-80713-123-3

I. 街... II. 王...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27035 号

责任编辑 吴 兵 向小佳

装帧设计 王 钧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2098042 (传真) 20980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d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

规 格 150 × 228 毫米

8 印张 190 千字

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0

定 价 21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辑

- 街灯底下 /3
寂寞 /7
遍地民工 /9
泰康路 1958 /11
有趣 /13
“知道了” /15
读报 /17
“围城” /19
“废都” /21
男之俊 /23
女之倩 /25
家有传奇 /27
物质世界 /29
水色上海 /33
“非典”时期的生活 /37
南陌复东阡 /39
台北的街 /43
遍地流火 /47

第二辑

- 中国音乐在中国 /57
仁者寿 /65
英特纳雄耐尔 /71

乔伊斯的脸	/77
我的大舅舅	/81
东瀛初渡	/91
工人	/95
溯母亲足迹向浙西	/99
写作者的历史	/107

第三辑

遥想手工业时代	/115
地母的精神	/121
自觉与不自觉间	/129
纪实与虚构	/135
事实和诠释	/141
精诚石开	/147
中国和日本的未来	/155
阅读笔记	/165

第四辑

新加坡、马来西亚 1991	/185
美国 2001	/199
日本 2002	/223
台湾 2002	/233
香港 2003	/245

第一辑

街灯底下

奕 者

晚上，后弄的灯亮了，正好在一扇后窗旁。橙色的铁罩子下的灯光，也照亮了窗帘上的大花。这时候，灯下就摆起了一张棋桌。说是棋桌，其实就是一张方凳。方凳两边，摆上两把小板凳，坐着一老一少两个棋手。他俩就着灯光，铺开纸做的棋盘，将木头棋子一一布好，然后，进入了战局。他们很少说话，只下棋。大约因为下得不怎么样，所以，并没有人观战。后弄里渐渐地没了人，也没了声息，半天，才听得棋轻轻地“啪”一下，走了一步。

盲 者

年底的银行，人很多，取钱和存钱的都有，一位盲人也在里面。他眨动着没有视力的眼睛，满脸是笑，张口喊道：阿姨，帮我填一张单子吧！在他身边的其实是

一个“叔叔”，但没有二话地，替他填写了取款单子，还领他到窗口站了队。他的手触到了队尾的人，又喊了。这回因接受前次的经验，他喊的是“爷叔”，即“叔叔”。他说：爷叔，排到了叫我一声啊！那人恰巧倒是个“阿姨”，回答他，放心好了。后来，他领到了钱，握在手心里，出了门。有人见他走斜了，向街边的自行车走了去，便将他的导盲棍正过来。他笑着，告诉那人：买一斤盐去！

版本学家

书市上，有人在翻看一本俞平伯的散文《杂拌儿》。不远处，有一个老人，手提人造革拎包，注意着这人。好像是想过去说什么，结果还是一直站在原地。这人决定买下，可看摊位的人员却走开了，便等着。那老人更加犹豫了，脚却不动窝。这时，出版社的职员回来了，这人买下《杂拌儿》，走出摊位的柜台。老人尾随几步，终于说话了：这本书应该买上海书店的，那是影印本。

大厨

有人来饭店定一条松子桂鱼。服务员说，你怎么带走呢？顾客说，一分为两，装快餐盒，反正是自己吃，不讲究。于是当场捞了活鱼，送进厨房。不时有人出来报告，鱼已经杀了，上笼蒸了，并解释这是川地的做法，然后是下油锅了，着味和着色，最后，报告说，大厨不肯装快餐盒，定要装盆。只得让交几元押金，借顾客一个磁盘。鱼端上来，头尾翘着，要跳龙门的样子，眼睛是两颗大樱桃，画龙点睛的一笔。

街 灯 下 (一)

街灯亮了，马路上静寂地流淌着人和车辆。人群里走着一个年轻的母亲，抱着她的孩子。孩子看上去挺沉，她的肩膀上还背一个上班用的大包。看来她是刚下了班，又去幼儿园接来孩子。孩子伏在她的肩上，沉静地啃着手指头。走到一家大超市前面，母亲可能走累了，需要歇一歇，也可能这是一个既定的节目。总之，她们停了下来，母亲帮孩子骑上电动马，投了一枚镍币。于是，音乐响起，马随着节奏摇了起来。母亲在马旁边的阶上坐下来，手托着腮。超市橱窗里的光照着她的背影，还有骑在电动马上，一耸一耸的孩子们的身影。电动马唱着欢乐的歌曲。

街 灯 下 (二)

街灯已经亮多了，起码有八点钟的光景，反正马路上的人不那么多了，公交车也不那么挤了。车站上等车的那几个人，大都是吃罢了晚饭，出去乐去的。忽然，开来一辆卡车，卡车上站着人，他们对着夜晚安静明亮的街道，大叫了一声。车停了下来，后挡板放下了，他们又叫了一声，这一声更大了。然后，他们一个一个跳下了车。每一个人跳下来，就要怪叫一声。一声接一声，一声应一声。还分成几拨，对叫着，好像歌剧里的合唱与重唱。然后，他们就拿出了镐头，还有一些电动的家伙，原来是一群修路工。他们叫着，散开来，站到各自的位置，镐头一下子凿开了水泥的地面。

1999年7月26日 上海

寂寞

在斯德哥尔摩时，曾经去米勒花苑博物馆。卡尔·米勒是瑞典当代雕塑家，已经去世，在他后几十年里，买了这座临海花园住宅。其中包含有他车间样的工作室和收藏室，他热衷于收藏古希腊与罗马的艺术品。所谓艺术品，其实大多是一些雕塑的残片，完整的作品很少见。当然，经过了这么漫长的岁月，辉煌的古代还能留给今人多少余烬呢？他的作品亦是经现代观念处理过的古典主义，人和动物多表现出一种向上升腾的企图。我倒是比较喜欢看他的素材，一些素描、速写、草图，有很大部分是描绘煤矿工人的劳动体态，多少给这幢过于纯美的花园添加了一点粗糙却有力量空气。

这所花园住宅坐落在海岸。瑞典的海就是如此平凡，就像溪湾一样温和平静，还有家常。你随处可见一泊碧水，却就是海了。米勒花园临海，这一日天气又好，海和天都有一种凝固的蓝，阳光则又将这蓝通透，简直有些飞溅开来的意思。园子里的白细砂地和雕塑的青铜，色泽异常饱和，在某种程度上减低了阳光的锐利，

却增添了质地的细密。阳光下的北欧风景，总有那么一些不真实，就像人工的光和色。而建筑与花园呢，也有着一股小巧稚气的趣味，使人对它们的实用性产生怀疑。尤其是当人去楼空之时，你真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有过兴许还相当激烈的人和事。

米勒花园，除了展览和收藏而外，还开放了一些私人空间，让人们对这位艺术家获得更多的了解。在艺术家的活动场所里，常常会出现一位女士，是卡尔·米勒的女秘书。她的办公桌，她的打字机，她的书柜，她屡屡出现在介绍文字上的姓名，然后，还有她的一间带厨房和浴室的卧房。房间的装饰在简明的北欧风格中，略掺有一些洛可可的华丽情调，流露出女性气质，还有这位女士丰富的个性色彩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圆桌上一大束鲜花，盛在透明玻璃瓶中，硕大的杂色的花朵，绚丽极了。

在住宅的一侧，有一间偏屋，展出着卡尔·米勒妻子的一些画作。画幅的尺寸中等偏小，题材是人物肖像和风景，肖像中有一些是她的亲眷，侄子侄女什么的，水粉为多，笔触非常细腻，色彩薄透，画风相当甜美。你可想见，是如何仔细和耐心地，一点一点画下。窗外是鲜艳的海景，特别有亮度，所有细节都整洁有序地排列在视野里。身边是热烈蓬勃的另一种生活，这住宅里的主体，并没有她的份。她其实不具有绘画的才能，甚至，也许都说不上有什么兴趣，可是，这一笔笔的，就好像编织女工做她的活计，敞亮中变得格外空旷的时间流淌过去了。

2002年12月30日 上海

遍地民工

我每晚大约是六点半到七点之间，都会乘坐一班公共汽车，车上常常有七八个头戴安全帽，身穿帆布工作服，脸色黧黑的壮年男子。要是夏天，衣服便被汗水湿透，脸上也满是汗迹。他们散坐在车厢里，直着背，收缩着身子，默不作声。在拥挤而变得昏暗的空间里，可见他们灼亮的眼睛，怀着对周遭环境的警惕。他们比我早一站下车，这时，便可听见他们互相招呼的声音，是这城市所陌生的口音。他们招呼着，从各个角落集中到下车的后门口，当他们的身影纠结起来，就显得很有重量。这是出于一种紧密的质地，由年轻、体力、室外劳动所形成。车到站停下，他们鱼贯下车，抄着快速的短步，从等车与步行的熙攘人群中穿行而去，路灯映照出工作服后背某建筑公司的字样。

年节里，到西区一条僻静的马路等班车。路边是一道围墙，墙上破一扇门，站一个人对前面不远处的幢幢大楼张望。走过去与他搭话，他先是一惊，后退一步，然后腼腆地笑了。原来他很年轻，几乎是个孩子，像孩

子那样背了手，倚着竹片扎的门。问他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，他说大家都回家过年了，他是留守的人员。我问能进去看看吗？他侧过身，让我探进头去。里面是没有尽头的一长条通铺，被褥靠墙卷起，露出竹席。工棚是竹片搭起的，因是新竹，一片黄灿灿。太阳从窗口与门外照进来，映下一方方亮，亮里翻卷着一些尘埃的絮。有股子喧嚷于无声处起来，洋溢满室。

又有一幅极有趣的景象，是两个川妹子，手里携了行李，风尘仆仆，显然方才下了车船。但因年轻，或还有期待，形容并无倦意，脸红红的。当她们走近建筑工地的入口时，就放慢了脚步。其中一个格外地低着头，不肯举步，另一个推她。被推了几步，却又磨转了身，回到原地，让那一个去，那一个也不愿。两人厮缠着，好久也不能近前。那起到一半的楼房，脚手架上，时不时传下来吆喝声，塔吊的行行声，和了混凝土搅拌声。上面有一个人，是她们千里迢迢来找的。

就是这样，我们这座城市里，四处都是民工。空气中挟裹着他们的汗气，异乡的口音；他们在劳作中练成的着地扎实的步态；穿行在车流之间，肆无忌惮又惊恐的身型；还有，大街小巷墙根下小便的背影，改变了这个城市布尔乔亚的风韵，变得粗砺起来。在我家的住处周围，先后起来楼群，有的就以他们家乡的地方命名。比如有一幢为“新华舍”，我恰巧知道“华舍”这个小镇，坐在绍兴柯桥边上，曾以“日出万丈绸”扬名。我还注意到，每日中午，不知哪一幢楼上，会响起金属的敲击声，因是居高处，传得很远。听多了，便听出那敲击有拍点，什么拍点？是某个人家乡的小调，快书，或是大鼓。

2003年1月2日 上海

泰康路 1958

上海泰康路，是将废置不用的旧厂房租赁给国内外画家、画廊、设计室、工作坊作场地，现在已逐渐形成区域，人称“小苏荷”，人气愈旺。

这些时尚的空间，曲折穿行于旧式里弄的民居之间，立在窗边，几可望入对窗里的人家。那里面，不疾不徐，度着日复一日的柴米生计，流露出这城市的涵养，任凭世事如何改换，它终是万变不离其宗。在蛛网般的弄内，每一间画廊、商铺、酒吧，或者工艺作坊的门前壁上，钉有铜牌，上写厂名与时间。比如“食品机械制造厂，1958”；“上海纸杯厂，1958”；或者，“上海皮革厂，1958”，等等。可见这些间插在民居中的工厂，多是在一九五八年建立。从眼下商业用地的开间看，厂也多是小厂，相当逼仄，不得不折拐屈就，甚至同一片厂却零散在几处角落。但是密度却很大，可说是簇拥堆叠一起。那时代的情景不由扑面而来。

一个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国，携带着它沉重的人口，处于国际冷战局势的孤立之中，立下着赶超英美的目

标。从这里，一九五八年厂房的分布和格局，可以看出这目标里的悲壮决心，多少有着一些鲁勇，然而，却勃发着一股子天真的热情。在弄堂里的空地上筑起厂房，或者直接将机器搬进客堂和灶间，踏着黄鱼车运来原料。家庭主妇离开锅灶，将孩子送到民办托儿所，戴上袖套，烫卷的发梢掖进布制工作帽，走进车间，学习车床的手艺。于是，一个个产品从机器的传送带上出世了。一九五八年的工业化，挟裹着一种单纯的快乐，可说是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，亦可说是初民的色彩。心有所向，情有所同。那时代真是有可爱之处的，逞性和忘情。不那么讲求实际，带着点儿谵妄似的，然而，浪漫呀！大众的歌舞，通宵达旦。几十年的时光过去，声气偃息了，只余下几处管道，铸铁的台和架，水泥房梁，行车轨道，被艺术家保留作装饰，正迎合了后现代的观念性风格，旧车床也作了新家什。一整个工业时代都被应用于世界时尚潮流，谁能分辨得出我们的一九五八呢？那个全民的又是孤绝的工业声音，来自于完全不同的性格，它生长在资本主流历史的过程与动力之外，特别的处境里，那里有着别样的遭际，水土风都不一样。

现在，时尚的笔调将它重新抹上颜色，它以另一种面目呈现出来。这也好，就像地图上以不同色彩标明不同的地域，它也被规划出范围。无论命名怎样改变，它的轮廓形状却还暗示出底下的考古层，记录有人类社会的活动状态。它安静地等待，等待有一天，突然被发现于另一个世代之中。

2003年1月19日 上海